



西安奥体中心。资料照片

吹响体育强国号角

——全运会助力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协调发展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赛程已过半。赛场上，新项的设置、新人的参与，让各项竞技比赛充满看点；赛场之外，体育盛会的举行也让当地民众从中受益，为主办城市留下了宝贵的赛事遗产。

项目“上新” 开放办赛

纵观62年发展历程，全运会一直在调整与变革中与时代共振，推动中国体育事业不断发展。在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过程中，全运会的定位和作用从竞技体育的“指挥棒”，到大众体育的“助推器”，其内涵和角色愈发鲜明。

全运会的不断变革，是中国体育事业历史进程中的必然选项。从陕西再出发，全运会正吹响中国体育向新高度攀升的号角。

在奥运战略层面，本届全运会进行了一系列调整。在项目设置上，增设了东京和巴黎奥运会新增的滑板、攀岩、冲浪、街舞项目。同时，为了提早布局巴黎奥运会，全运会在跳水、体操等中国体育的优势项目上增设小年龄段，为选拔奥运适龄人才打下基础。

针对一些项目在发展过程中的弱点和不足，本届全运会创新调整了竞赛规程。例如水球项目的标准规则是4节比赛、每节8分钟。为了提高运动员的游动能力和体能，本届全运会水球项目的第三四节比赛时间分别增加至9分钟和10分钟，以此引导队伍重视体能训练。

本届全运会首次出现了高校、社会体育俱乐部单独参赛。据了解，北京体育大学、天津体育学院单独组队参加了棒球、跆拳道、铁人三项比赛；万国击剑俱乐部等社会俱乐部参加击剑和自行车比赛。此外，全运会赛场上还有以个人身份参赛的运动员出现在游泳等项目的比赛中。开放办赛的举措，为拓宽发现竞技体育人才渠道、吸引更多主体参与体育创造了空间。

继4年前天津全运会首次设立群众比赛项目之后，陕西全运会继续向普通体育爱好者敞开大门。本届全运会上，首次设立群众赛事活动展演项目，比赛采取线上参赛、线下评奖方式举行，共设置了广场舞、广播体操、健身气功、太极拳4个大项。

来自重庆的邓丹是一名社会体育指导员。本届全运会，她以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双重身份参与了广播体操比赛。

“以前我只参加过省市一级的比赛，通过全运会赛场检验了自己的水平。广播体操不仅是整齐划一，更需要韵律感，这样才能达到更好的健身效果。”邓丹说。

与此同时，陕西全运会还组织开展了上千场“我要上全运”系列赛事活动，为“全民全运、同心同行”理念写下新的注脚。

全民参与 点燃热情

陕西全运会不仅是一场体育盛宴，也是一场全民参与和共享的聚会。全运会的举行，能够为主办城市留下诸多可以持久受益的赛事遗产，也将点燃和延续民众的健身热情。

在陕西省，51座全运会竞赛场馆既能承办高水平赛事，也是全民健身的好去处，为体育产业发展赋能。

从空中俯瞰，承担十四运开闭幕式重任的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宛如一朵由28片花瓣组成的硕大“石榴花”。自从2020

年7月投用以来，这里已经成为当地市民的网红打卡地。据了解，场馆在设计之初就考虑到赛后利用，满足群众多样化的健身需求。为此，场馆周边修建了篮球场、足球场、儿童活动区等全民健身场地。全运会结束后，这里将成为民众尽享运动欢乐的好去处。

奥体中心以全运比赛促进全民健身，是陕西全运会惠及当地群众的缩影。很多市民表示，身边的体育场地和设施越来越多，这是全运会带来的最好礼物。

陕西省以承办全运会为契机，大力实施健身设施、组织服务、科学指导、体育赛事、健身活动、体育文化、场馆开放、智慧平台等全运惠民八大工程。不久前，《陕西省全民健身条例》修订完成，支持、鼓励各级各类公共体育场馆分步、分批向社会免费、低收费开放，充分考虑到未成年人、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健身需求。

在西安，当地政府抓住全运会契机，充分利用渭河、沔河、灞河、秦岭地区丰富的自然山水生态和历史人文资源，构建“三河一山”绿道网络，为市民提供了一条亲近秦岭的绿色骑行线路。自今年“五一”开通以来，这条绿道成为全民健身的网红地，夜跑团、骑行团、广场舞队、滑板队等形形色色的健身团体在这里扎了堆。共享生态红利，让全民全运的理念落到了实处。

(本报 记者 陈晨曦 王亮 李洋 刘 晓 孙亚慧 王美华)

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特别报道②

服务保障人员的

全运十二时辰

8时30分，侯明琦出现在全运会媒体村的志愿服务中心。在这里，这名19岁的西安工业大学大三学生要为来自全国各地的新闻工作者提供咨询、引导、解决求助等一系列服务。尽管戴着口罩，频频扬起的眉梢仍透出青春的活力。

“我们在各个岗位轮岗，有时要坚守在交通节点向过往人员问好、指路、打招呼。”侯明琦练过4年田径，但在全运会上，她却不能到赛场观看比赛。“一届大型赛事的成功举办，总会有许多人在幕后默默付出，这也算是另一场竞赛吧。”

12时，全运会媒体村餐厅迎来用餐高峰。46岁的寇士伟头戴厨师帽、身着白色工作服，在几个餐厅间来回穿梭。自8月27日全运村开村以来，这名厨师长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足5个小时。从早上5时30分起床一直忙到零点后，回到

房间，倒头就睡。

“午餐用餐率最高，90%的记者会来吃饭。因为比赛大多是在下午和晚上进行，记者经常吃不上晚饭，所以夜宵的用餐率也有50%。这些都要综合考虑，既不能浪费，也不能出现菜品断供的情形。”寇士伟说。

精确到克的数据，来自多年经验的积累。曾全程参与过十二运会、十三运会、二青会、武汉军运会等一系列赛事，寇士伟堪称大赛餐饮保障界的“老兵”。此番“出征”西安，他和团队成员精心设计了5个菜系、每餐100多个菜品，7天一循环，一周之内天天不重样。他们还专门研究了陕西美食，推出凉皮、胡辣汤、水盆羊肉等特色小吃，深受好评。

开村以来，寇士伟每天的弦都绷得紧紧的。“有时候一整天都感觉不到饿，下班后一摸肚子，噢，还没吃饭！”

13时，媒体村门前的疫情防控岗位上，20岁的核酸采样员任如玥已经身着防护服忙碌了一个上午。瞄准咽部、快速取样、装入试管，这样的动作流程，她每天都要重复上百次。

“希望大家都能平平安安地来，健健康康地离开。”今年夏天刚刚步入职场，还未褪去青涩的她言语质朴，为全运会上最真挚的祝福。

19时，又有几箱垃圾桶运送到回收站，58岁的李周玲协助志愿者将之整齐归位。在2个月前开启她的全运时间之前，这位西安市临潼区零口街道零碾村的村民，一辈子在家务农，从未外出工作过。

“听说全运村招人，我没有犹豫就报了名。娃他爸说我没出过门，不放心。但这家门口的大事，说啥也要来参与一下，也是给全运会做贡献了。”第一次穿上工作服，第一次戴上太阳帽，李周玲的工作“初体验”充满新鲜。

零点过后，最后一班大巴车缓缓驶入媒体村，全运会的另一个赛场渐归宁静。夜幕深深，几个小时之后，新一个黎明将如期而至。

(据新华社电 记者 陈晨 蔺娟 付瑞霞 李华)

全红婵：全运『毕业』继续学习

本报记者 王美华



尽管在本届全运会开幕式前已经顺利完赛“毕业”，但在赛场外，全红婵仍然是最亮的那颗星。无论是跳水队的哥哥姐姐，还是樊振东、许昕、孙一文等奥运冠军，都成了全红婵的粉丝。

继在东京奥运会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上，以5个动作3个满分、创下奥运历史最高分夺得冠军后，代表广东队出战全运会的全红婵再次为观众呈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水花消失术”，以出色的表现夺得冠军。

全运会女子10米台决赛被观众称为“神仙打架”。晋级决赛的选手中，全红婵、任茜、陈芋汐、张家齐等均有获得金牌的实力。任茜是里约奥运冠军，陈芋汐和张家齐搭档赢得东京奥运

女双金牌，全红婵则是东京奥运冠军得主。稍有失误，世界冠军就当不上全国冠军了。

广东跳水队教练员何威仪说，2021年对全红婵来说堪称完美，对待训练的认真态度和全力以赴参赛的投入让她在竞技成绩上实现了突破，但她只有14岁，在技术动作的完成和比赛状态的保持上，仍有向哥哥姐姐们学习的地方。“我们会保护好这个跳水天才，让她继续在跳台上闪耀。”

尽管在聚光灯下无比闪耀，但当两场大赛落幕，未来还有更多挑战和未知考验在等待着全红婵。何威仪说，全红婵还小，未来的路还长。“希望她好好学习，继续学习。”

老将『收枪』热爱不减

本报记者 刘 晓



“全运会打完我就准备退役了。”从赛场中走出，庞伟的语气平静而坚定。

2008年北京奥运会，当庞伟射落男子10米气手枪的金牌时，跟如今的杨倩是差不多的年纪。13年倏忽而过，昔日的小将俨然成为4次参加奥运、5次征战全运的“老枪”。

在东京奥运周期，原本已经退役转型教练的庞伟临危受命，在项目急需的情况下毅然选择复出。东京奥运会，他与小自己14岁的姜冉馨组成“叔侄组合”，获得10米气手枪混合项目冠军，也为自己和杜丽的“冠军之家”再添一枚金牌。

从东京载誉归来，无缝衔接站上全运会赛场，对一名老将来说殊为不易。庞伟说，由于备战时间短，没有系统恢复，自己的状态不是很好。

比赛打得艰苦，但庞伟始终没有放弃。尽管个人项目和混合项目都未进入决赛，但他率领河北队拿到了男子团体项目的冠军。庞伟说，这对国家、对省里、对自己的项目都有了一个交代。

“希望通过这届全运会，让更多年轻人得到历练，丰富他们的比赛经验，使他们在自我调控、自我发挥、比赛掌控能力上更强，争取以后能为国家有所贡献。”庞伟说，希望年轻运动员能够扛起中国射击项目的大旗。

全运会的比赛结束后，庞伟踏上了归途。与此同时，这也是他体育人生的新起点。岁月会影响技术和体能，但不会改变枪手对射击和赛场的热爱。未来，在年轻枪手的背后，我们一定还能看到庞伟的身影。

谔龙：壮志在心 备战亚运

本报记者 孙亚慧



率福建队夺得全运会羽毛球男团冠军的谔龙在男子单打半决赛中不敌江苏队的石宇奇，无缘决赛。

“恭喜石宇奇，他打得非常好。输给了更年轻、更优秀的石宇奇，没什么遗憾。希望石宇奇在决赛中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水平，拿到冠军。”谔龙赛后说。

“全运会的比赛打一场少一场，但我觉得我的比赛感觉和状态一场比一场好。多年来，可能都背负着很大的压力或是包袱在比赛。最后一届全运会，也有观众，希望能够放开手脚，享受比赛。”谔龙说。

谔龙坦言，打了十多天，时间有点长，但是赛制对每个运动员都是公平的，比赛的时间安排非常合理，只是对自己来说会有一些吃力，恢复得没有那么好。

在奥运会赛场上集齐金银铜牌的谔龙，在全运会比赛中并没有一帆风顺。2013年，他止步男单八强；2017年，首轮轮空的他0:2爆冷不敌江苏小将陆光祖，遭遇“一轮游”。

“人生总有遗憾，东京奥运会决赛输了的遗憾可能会更大一些。今年对我来说，奥运会和全运会是最重要的比赛。自己一路走来，还不错。”谔龙说。

对于今后的计划，谔龙表示将会在身体和生活上好好调整，多陪陪家人。

“恢复训练当然非常辛苦，但我觉得，只要雄心壮志还在，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巴黎奥运会还有3年，能否参赛要打一个问号，先好好准备明年的亚运会吧。”谔龙说。